

追随乐先生的“跨文化之路”*

——记乐黛云先生与《跨文化对话》

江 力

每一个学生，都是她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她的学生。
她在，我并不觉得她的存在；她不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

——题记

很多年前，有人说，季羨林先生是未名湖畔凌晨亮起的第一盏灯。而今，伴随着乐黛云先生的离去，未名湖畔最后一盏烛照中西方的“跨文化”学术之灯，悄悄地伴随着黎明的到来而隐去最后一息光亮。

从住院到病逝，先生经历的时间为二十一天。我惊奇地发现，自2003年我追随先生（乐黛云、汤一介先生）至今，是二十一年。从来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先生的我，在乐先生住院期间，每天无论早晚，必到点卯。想了想，先生陪了我二十一年，我陪了先生二十一天（次）。缘分如此，无力回天，仰天长叹，悲夫！

1996年前后，我接触到“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及乐黛云先生主编的《独角兽与龙》。2003年，我带着首次主编的作品《中国散文论坛：讲演、作品以及评析》（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编纂的作品《鲁迅报告——关于鲁迅及其讲演》两本小书，敲开了北大朗润园13公寓103的大门，这才开始近距离正式接触乐黛云、汤一介先生。

此时，乐黛云、汤一介先生正在和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心的陈平原老师合作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乐先生负责

* 作者系中国文化书院监事。

《比较文学研究》卷，汤先生负责《魏晋玄学研究》卷。幸运的是，乐先生丝毫不嫌弃我这个学术基础浅薄的学生，竟然让我担负起《比较文学研究》卷的配合工作。我主要是负责查对引文、核校注释。

这时期，乐先生主持着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又主编《跨文化对话》学术集刊，我进而知道乐先生的学问路向是从“比较文学”走向“跨文化”。她不仅是中国两个学科的开山者，也是一个极有激情、发奋有为的“中青年”学者。那时候她已经七十岁了，但在我心目中，她是那样的年轻而富有活力。

依稀记得，我跟乐黛云先生很多的“第一次”，如第一次跟随先生接受学术训练，第一次跟先生编书是受俄罗斯院校委托在2003年疫情期间做关于“痛苦”的中国成语集成，第一次收到先生赠书是送我朱光潜先生《诗论》副本，第一次跟先生寄赠《跨文化对话》，第一次听先生谈话流泪，第一次和先生加班过午而没有吃午饭，第一次乐先生教我喝咖啡，第一次跟乐先生、汤先生接触海外学者成中英先生、杜维明先生、陈鼓应先生、龚鹏程先生，以及法国大儒汪德迈先生，等等。

再后来，乐黛云先生为了培养我这个“跨文化”新兵，督促我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开办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进修班”（比较文学方向）读书。她和温儒敏老师共同推荐我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修，做访问学者（现代文学、散文研究方向），苦心经营，力图把我培养成为“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员。

虽我学术上不成器，但因为两位先生的偏爱与不弃，我依然得以在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做秘书，配合乐先生、汤先生做《跨文化对话》的海内外交流工作。

每一辑《跨文化对话》出版后，乐先生总会带着我整理寄赠名单，分发、打包，发往北京大学校方、各院系，寄往北京各高校，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以及大使、文化参赞，海内外各高校图书馆，最高数量达一百几十册。特别记得有一次，乐先生和我分发、打包至中午，

还没有吃饭，乐先生说，咱们中午去北招吃饭吧（汤先生不在家）。我因为拘束，说就不吃了吧，然后各自分头，我去邮局邮寄，乐先生又去忙别的工作了。

每年一届的编刊会，是《跨文化对话》学术集刊以及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重头戏，也是乐先生带我做的主要工作。因为刊物是中、法合办，所以北大毕业、留法任教的金丝燕老师每年从法国回来的日子，就是乐先生召集我们开《跨文化对话》编刊年度工作会议的时间。乐先生让我做好北大勺园房间的预订、餐厅选择、会场布置安排等事务的衔接。事无巨细，她都会亲自过问，落实情况，包括涉及此项活动费用报销方面（她和汤先生个人从来没有在跨文化中心报销过任何费用），乐先生不仅手把手地教我，还请北大财务部、基金会的赵建国老师、尹海莺老师指导和帮助我。

每年一届的编刊会议简朴而隆重。乐先生威望高，招呼得周全，租赁会场，安排开会，料理用餐以及茶酒，又因为都是老朋友，大家往往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会议开得很扎实，大家都很有收获。乐黛云先生、钱林森先生、金丝燕老师、董晓萍老师、陈越光老师，以及赵白生、唐建清、余斌等编辑部同仁，萧盈盈、刘超、张锦等年青一代学人也参与其中。每一次除了选题，对选题导向、出版机构的选择等问题，都多有讨论。

《跨文化对话》因为是学术集刊，又是同仁刊物，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早期是法方资助，后来乐先生自筹资金，请学生帮忙资助。比如中国宋城集团（浙江）的黄巧灵、张娴总，一直承担着《跨文化对话》的资助任务。直到中国文化书院的陈越光院长、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科的金丝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的董晓萍老师接手协助，这时乐先生年岁大了，才不再具体管了。回头想想，这些年先生带我们工作的日子，生活充实、丰富，工作高效，终生难忘。

想想与先生的二十一年相遇，都是点点滴滴，并非宏大叙事。每一次的“第一次”，多是先生的“无言之教”，很少听到先生和我谈学

问，什么具体的说教，哪怕就每年一两次有意无意的谈话也是如此。

回忆往事，让我只有在先生的文字、先生喜欢的音乐和日常里体会两位先生的“言外之意、画外之境、弦外之音”了。

甚至完全不必如此，这里我能够追寻的，常常是难以言说的，就是我和汤师、乐师之间那种世界上最单纯、最干净、从来无猜的师生关系、亲人关系——借用寓意诗人林庚先生的一句话，“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

行文至此，想一想先生已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想一想再去朗润园，先生已不再会在那里等我，那种无助的空虚和绝望，那种再也不可能实现随时看看的痛苦，让我这个在先生去世时没有流一滴眼泪的人，此刻悲从心来，泪如雨下——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伟大的母亲老师乐黛云先生远行！

自此，两位有功于《跨文化对话》的大先生、有恩于我们一家的老人乐黛云、汤一介先生（2014年辞世），“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天上云端相会啦，永爱先生，先生永生！

2024年8月19日完成

2025年2月19日改定